

有一对开明的父母有多重要？

女友一家向我提出了天价彩礼：八十八万八！不答应就别想结婚！于是，婚礼当天，我接走了女友弟弟的女朋友。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八十八万八彩礼，一毛都不能少！」

我和女友的订婚宴，闹得很不愉快。

之前本来见面前都说好了，我家出四十八万八作为娶女友的彩礼。

但昨天宴上，又说到彩礼的事，女友神色闪躲，丈母娘更直接张嘴说彩礼提低了，想娶女友至少要再加四十万，给八十八万八。

我妈不太高兴，但女友性格温柔她很喜欢，耐心又问了问丈母娘，这事能不能再商量一下，毕竟之前都说定了。

丈母娘和岳父一口回绝，一毛不降。

女友则在一旁唯唯诺诺，一字不说。

我爸脾气爆，看对方态度蛮横，当场气得说不出话，一把掀翻了桌子。

嚯。

这事算是吹了，我和女友从这也开始冷战。

她觉得我家明明算有钱人，为什么不愿意多出点，这些钱能让她弟买上新房，我连这点都舍不得给，是根本就不够爱她！尤其我爹，居然还掀了桌；而我则是更向着爸妈，钱也不是天上掉馅饼下来的，而且我家的钱都投进生意里了，流动资金也不能随便拿出这么多来啊。

爸妈早就给我交过底，现在是公司做项目的重要时期，就算真拿，家里也只能尽全力拿出八十万来，仅勉强够我彩礼和办婚礼的。

而对方张口就涨到了八十八万八！

再说，要是早定好这个钱数也就罢了，现在临时变卦算什么事？

可依这未来丈母娘和岳父的态度，两家弄得这么不欢而散，我和女友看来也没法再走下去了，可你让我真说分手，我也舍不得，毕竟和女友谈了三年了，从大二到大四，感情比较深厚。

左右为难。

1.

冷战两天之后，还是我先忍不住了。

再加上我妈也不愿意我和女友就此掰掉，劝我去找女友谈谈。

我买上女友最喜欢喝的那家店的奶茶，去找女友道歉，看看这事还有没有可行性。

女友闺蜜告诉我，女友现在正在图书馆呢。

为了佳人消气，我还去买了一大束玫瑰花，走在学校的路上，被人一路注目，不过我作为马上毕业典礼的大四狗也完全不在意了。

到了图书馆，我看到女友正跟一个男的坐在一起，那男的离她挺近，手还搭在了她肩膀上，亲密极了。

我脑袋轰的一下炸了，立马冲下去，跑到女友面前。

看到我突然出现，女友有点意外震惊，那男的倒是很淡定。

「罗文月，这男的是谁？！」握紧了拳头，我几乎是咬着牙说的。

那男的看见我也不意外，拍拍我的肩膀，「哎兄弟，先别急啊，我是罗文月的表哥，你是来找罗文月的吧？那我先走了。」

听完他的话，我倒是冷静下来了。

女友看那男的走了，蹙眉问我：「周勤，咱俩已经完了，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我先跟她因为我爸一时冲动掀桌子的事道了个歉。

看她脸色缓和了，才无奈道：「文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这情况，结个婚把我家家底都掏空，是不是有点过了？这个事还能和叔叔阿姨再谈谈吗？」

女友接过我那一束花，噤着嘴，「你去问问，现在谁家结婚不是掏空家底呀，怎么就你搞特殊。」

看她算是消气了，我也把心放下来，开起了玩笑。

「你再跟你爸妈说说吧，要不到时候等咱们结了婚，我们欠这么多债，你也不好过呀！」

她脸色变幻了一会，想了想说道：「行吧，这事，我回家再跟爸妈商量一下。」

得了女友松口，我当然高兴，带着女友去商场逛了个遍，让她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家。

只是我没想到的是，这一去，女友就没消息了。

我发消息不回、打电话没动静，就算是找她闺蜜都找不到人，只看到对话框里的一个红色感叹号。

这下，我是彻底地坐不住了。

前后半个月不见人，我生怕她出事，直接提上慰问品，找到了她家。

她们家是市郊一个比较偏远的村子，我之前送女友回来过几次，还是第一次进村。

我跟路边大爷打听，「大爷，您知道这里有一户姓罗的人家吗？」

门卫抬头看了我一眼，「哟，小伙子，你和他们家是嘛关系啊？」

「我和罗家闺女要结婚了，」我摸摸后脑勺，有点不好意思，「您知道他们家在哪儿吗？」

「嘿儿，罗家啊，介咱可太明白了~呐，就内院子那户！」

大爷给我指了指方向，只是我总觉得，他这语气，好像有点讥讽。

我倒也没多想，直奔大爷指的地址，一顿敲门。

很快，大门开了，女友正侧着半个身子探头出来，半月没见她，我挺想念她的，只是我还没说话，门砰的一下又关上了。

眼看门关的严严实实，我也着急了，连连又敲了一顿，「文月，文月你开门啊！你怎么不给我开门，我们有什么事见面说啊！」

大概是怕我吵到旁边的邻居，半晌，门终于打开了。

我连忙挤进去，「文月，你最近怎么……」

话还没说完，我突然发现女友一家都在。

丈母娘、岳父、女友弟弟，还有那个女友的表哥。

他们正坐在沙发上喝茶，看我闯进来，目光都很怪异。

女友脸色不太好看，朝着我喊道：「周勤，你怎么就死心不改，还看不出来我都不想搭理你了吗？我告诉你，咱俩彻底完蛋了，你赶紧滚，今后咱们再也别来往了。」

我直接呆了。

上次走时不还好好的吗？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快？

女友弟弟也起身过来，嘴里骂骂咧咧地说着：「赶紧滚，你们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了那点臭钱还掀桌子！」

我还想说话，直接被女友和她弟给推搡着赶出门去。

我失魂落魄地离开村子，村口大爷把我叫住。

「欸，内小伙，你是不是……」

他好似有口难言，憋了半天，指着女友家附近的一辆车。

「内车，最近经常来罗家。」

说完，他就转头走了。

被大爷这么一说，我迟钝的神经终于反应过来了，快步走到那车旁边。

这是一辆不错的普拉多越野车，我扒着窗户往车里看去，在驾驶台上看着挂着一个写了车主人联系方式的支架板，上面还写着一个酒吧名「纵情酒吧」，后面还跟着三个字——刘明晨。

我越看越觉得这个名字在哪里见过。

电光火石间，我想起来了……

这个名字，不是女友之前两个月前跟我吐槽的一个对她手脚不干净的酒吧老板吗？！

我绝对没记错，女友当时反复提了好几次这个名字，只是当时自信她和我要订婚，便根本没把那酒吧老板放在眼里。

眼下我终于发现不对劲了。

这个刘明晨，既然是她嘴里骚扰她的酒吧老板，那就不可能是她表哥啊！

这搞什么鬼？！

我目瞪口呆地拿起手机，给女友拨去，一开始是秒断，再后来直接拒接，显然把我拉黑了。

越想这事越不对劲，但我也没什么办法，先回了家。

跟爸妈把我和女友掰了的事一说，爸妈都挺遗憾，但也劝我就此过去。

2.

没想到的是，就在我要把这事放下，准备忘掉女友的时候，女友又找上门来了。

「周勤，你个王八蛋，我怀孕了！」

女友这一说，就如同在我家砸下了一个惊天巨雷！

爸妈怀疑地看着我，而我回忆起来，跟女友最后一次亲近的时候，我们以为马上就要订婚走入婚姻殿堂，就没做避孕措施……

难道，就这一次，就中了？！

不过我也不是傻子，刘明晨那事还是让我留了个心眼，跟女友和好后找了个时间去医院产检，我趁机按照产检上的日子算了算，结果，还真跟我当初最后那一次对上了……

后来又拐弯抹角地问了女友，她说那刘明晨的确是酒吧老板，但是也是她远方表哥，她后来才知道这么巧合，只是一直忘了跟我说。

打消了一切疑虑后，我心里顿时觉得对不起女友。

这意外当爹，让我和女友本来马上完蛋的姻缘又续上了，这次看在女友肚里有了孩子的情况下，爸妈咬咬牙，跟人借了三十

万外债，终于是把这个彩礼钱凑出来了。

再次见到女友一家人，对方趾高气扬，我急着抱孙子的爹妈自然矮了一头。

先是老爹罚酒三杯讨好老丈人，再是我妈为表诚意拿出了祖传的翡翠手镯，当着大家的面送给了女友。

看在我家这么诚恳的份上，丈母娘和岳父总算是饶了我们一命。

彩礼给出去了，婚期也定好了，就在两月之后的八月初八。

是个好日子。

爱情稳固的时候，我和女友也都要毕业了，事业也即将步入新的人生阶段。

一想到自己现在稀里糊涂多了个娃，我心里就有点慌张，想着也不能再这么蹉跎下去了，第二天就兴致勃勃地出门去，想去找个新工作。

这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我爸的拜托之下，很快就找到了。

虽然只是刚来到的实习生，但我很勤奋，白天在新工作上报以十万倍的热情，晚上则回和女友一起租的房子照顾女友，每天都很有干劲奔头，觉得自己再也不是那个不懂事的小子了。

一个多月后的某一天。

这天我加班回来得晚，累地睁不开眼，直接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半梦半醒之间，好像听见有人在小声打电话，隐约听到了些「酒」、「小声点」之类的词汇。

过了好半天，我才彻底醒过来，看见女友打扮得很漂亮，穿着裙子正要出门。

「文月，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我撑着身体坐起来，还以为刚刚听到的电话是在做梦。

女友看我醒了有点意外，拿着包往外走，「哦，玲玲和对象分手了，我过去看看她。」

玲玲正是女友之前的大学舍友、还是她的好闺蜜。

我哦了一声，「需要我送你吗？」

「不用，你在家好好休息就行。」

说完，女友就匆匆出了门。

我翻出手机看了眼时间，晚上十点。

这大半夜，我是左等右等都没等回来女友。

给女友打电话发消息也不接，给她闺蜜发消息才发现之前就把我拉黑了，搞得我这大半夜急得差点去报警。

直到半夜三点，女友终于回了电话。

「罗文月你在哪儿呢？现在都几点了，你不回电话也不给消息，你个孕妇在外面能不能注意一下安全！」我有点着急，语气也很冲。

女友语气很疲惫，「我在玲玲家这块呢，她心情很差一直在哭，我哪有时间看手机？你现在来接我一下吧。」

被她说得我也熄了火，马上开车去接她回来。

路上她好像挺累的，靠在副驾驶上睡了过去，我慢慢停下车，打算给她把安全带弄得松一点，探过身去。

可就在这时，我借着车里昏黄的灯，看到女友脖子上有一枚草莓似的吻痕，娇艳欲滴。

而因为女友怀孕，为了稳固胎像，我们已经两个来月没有过度接触了……

那一刻，我知道了掉进冰窟窿是什么感觉。

但是我没有一下子慌神。

毕竟，这是夏天，蚊虫渐多，兴许是哪只不长眼的蚊子就想尝尝孕妇的血好不好吃呢？

我忍住想去摇醒女友问清楚的欲望，深吸一口气开车回家，女友醒来回家表现得也很自然，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又想多了。

毕竟之前因为她表哥的误会，让我觉得我有点多疑。

但这一枚吻痕，就像是一根刺，一直扎在我心里，那草莓的形状总在我眼前晃悠。

惨烈的真相

3.

第二天，魂不守舍的我被老板罚回家反省反省自己。

我回了家，女友却不在，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最近她找了份网络兼职做着，所以此刻她的电脑一直开着，一声微信来消息的声音把我惊醒了。

我走到电脑前，发现女友竟然没关掉她的微信！

鬼使神差，发过誓绝不干涉女友隐私的我忍不住打开了她的微信。

我想好了，如果什么都没有，我就告诉她我看了她的微信，再跟她道歉。

但我没想到，看了一眼内容，就让我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女友的微信里，置顶了两个人，一个是她的好闺蜜玲玲，另一个，则是一个太阳头像、备注叫小太阳的女人。

我第一反应是打开这个小太阳的微信对话框，我可没听说女友有什么其他闺蜜叫这个的。

只是他们最近的对话框被删的干干净净，什么都没剩。

我点进这女人的主页一看，微信号里有几个字母很突出——
lmc！

lmc……刘明晨！

这小太阳就是刘明晨？！

那一瞬间，我有点懵了。

即使知道刘明晨是女友表哥了，我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你们关系有这么好，要放在置顶了吗？而且既然已经置顶了，为何对话框空空？

我思绪杂乱之下，又打开了女友和玲玲的对话框，看到昨晚她们两人的对话，一呆。

晚上九点多，玲玲问：【你真要去？】

女友：【嗯，说好了。】

玲玲：【你注意安全。】

半夜三点，女友：【玲玲，我在你家楼下。】

刚刚提示音响起，是玲玲的回复：【昨晚睡了，你玩得开心吗？】

我浑身发冷。

玲玲的话，显然证明昨晚女友根本不是去陪分手的玲玲了，还是出去玩了！她为什么要骗我，又跟谁一起玩去了？跟她的表哥？

这时，门外忽然传来走路声。

我连忙把电脑一盖，走进了厕所里。

女友开门回来，正打着电话，语气温柔，「嗯……我在家，他去上班了，你……」

话说到一半，我的手机铃声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

我慌张地挂断电话，假装上厕所，从卫生间走出来。

女友看见我傻了，不自然地挂断电话，问道：「你、你怎么回来了？」

「工作有个文件要用，我回来拿，」我装得一脸无辜，「你刚去哪儿了？怎么没在家？跟谁打电话呢？」

女友答道：「哦，我刚出去陪玲玲了，她刚问我到家没呢。」

看着她流畅的骗我，我的心往下沉。

我的手机铃声再次响起，让我有些心烦意乱，随口跟女友说道：「我先走了。」

出了家门，我才掏出手机，发现是我妈的来电，这么一会已经给我打了五六个电话了。

我妈性格稳重，从来不会这么慌张，怎么回事？我带着疑惑接起电话，就听到我妈带着哭腔的声音，「儿子，你快来医院，你爸出事了——」

4.

我爸正在抢救。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医院的。

母亲在电话里哭得泣不成声，晕倒过去，亲戚们把母亲安置好，才把来龙去脉告诉我。

原来我爸跟人借了几十万的消息不知怎么的被传了出去，工人们以为我爸跟人借钱是破产前兆，以后付不起工费了，纷纷大闹罢工，闹着要当日结算完工费才肯继续工作。

混乱中，我爸意外失足，从高台上摔了下去，伤了脑袋，被送去抢救。

想到那高昂的天价彩礼与女友肚里的孩子，还有躺在病床上昏睡不醒的母亲、抢救室里的父亲……

我捂着脸，在母亲病床前嚎啕大哭。

这操蛋的生活！

这一刻，在亲戚的围转下，我才意识到，我已经长大了，再也不是只靠父母庇护的雏鸟了，这件事，我要自己处理，扛起这个家应付的责任来！

工地的项目不能断，一旦断了，前期家中大量的投入将付诸东流，必须让工人继续开工，几天后交付工程资金回笼，我们家才不至于沦落进资金断流濒临破产的惨痛境地！

我拜托亲戚们照顾父母，自己孤身前往工地。

工地上工人们纷纷抽着烟，看着我的眼神很不善。

被几十号人围着，我心里发憊，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不那么颤抖，「大家听我说，请放心，我们不会拖欠你们的工费的，等几天后工程结束，我们就……」

啪！

不知道哪儿扔来的塑料瓶，砸在了我脸上。

「我们现在就要钱！辛辛苦苦干了几个月，你们周家居然要破产了，我告诉你们，要是你今天拿不出钱来，我们当场打断你的腿！」

「对！打断他的腿！」

工地上人声呼啸，我站立不稳，浑身发麻。

幸好，其中有一大叔和我家合作多年，看我这模样，把我拉到旁边一问，我才告诉他，我爸借钱是为了我的高额彩礼，虽然我家现在钱紧，但一向信誉好，等工程结束绝对能全额还上。

大叔抽了两根烟，帮我和其他工人去商讨了半天。

最后大叔告诉我，工人们还是担心我家资金破裂，但可以给我一天时间，明天预付一半的资金，也就是五十万，他们就继续开工。

可这一天时间，我去哪儿搞五十万啊？

尤其是我爸「破产」的消息已然传开，之前借的钱债主没来问债已经算不错了，还有谁愿意在这个关头拿出五十万来？

我想到了彩礼钱。

如果先把彩礼钱借回来，把这里的债一补，或许就能渡过难关！

我赶到女友家，可女友家大门紧闭，不见人声。

给女友打电话，我听见电话铃声从隔音不好的屋门内响起，心如刀绞。

但我不能这样放弃，我在门外哀求女友开门。

好半天，丈母娘才打开门，喝骂道：「姓周的，你家要破产了你不早说，要不是我消息灵通，还真把女儿嫁给了你们这种家庭！」

我哀求道：「阿姨，我家真没破产，您先把彩礼钱退我，让我把工人工资发了，我给您打个借条，到时候再多还十万可以吗？」

换回的，是女友弟弟一脚踹在了我的心口。

「你做梦！以为我们会信你家的鬼话？！告诉你，周勤，从此你们周家和我姐再没关系，这八十八万就当给我姐肚子里的孩子的赔偿费，滚！」

门被岳父砰地关上了。

我心如死灰。

可直到周围围观的村民都散去，女友还是没有出现。

她不接我的电话，甚至直接把我拉入了黑名单。

浑浑噩噩地回到医院，我妈已经醒了，为了安慰她，我只能告诉她工人我已经安抚住了，不要担心。

这一夜，我不敢在医院露出委屈，跑到附近的天桥上嚎啕大哭。

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是胸无大志，可我也心地善良，从未行过坏事；我妈妈和善可亲，信奉退一步海阔天空；我爸脾气爆，但敢闯敢干白手起家从不惹事……

我们一家什么都没做错，却被这天价彩礼意外牵扯到这种地步！

这一夜，我倚着栏杆，瑟缩着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时，我身上被好心人盖了一条毛毯。

而这时，我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信息提醒——我的银行卡内被匿名账户转入五十万元整。

这消息让我整个人都振奋了起来，我顾不得去问钱哪儿来的，冲到工地，把钱给工人们支付了工费。

工人们见此，也配合地开工了。

医院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我爸醒了！

这匿名转来的五十万，彻底改变了我们一家的命运，可到底是谁转的钱、我家的救命恩人到底是谁，我还是不知道。

5.

一个月后。

我爸痊愈出院，只是因为淤血压迫了神经，有点吐字不清的小毛病。

另一边，项目工期完成后，我全权负责大局，给工人结算了钱，迅速地投身到了自家公司中，这个做了长达三年之久的项

目回报很可观，刨去资金供应意外，纯利近千万，我们家资产又上一层楼，这些年也算是没白熬。

我故意大摆宴席，买了辆豪车来庆祝我爸出院。

是为让所有客户和同行知道，我家没有倒下，仍然坚挺屹立。

宴席上，女友一家竟然又出现了。

这次，他们不再像上次把我赶出来时那般嚣张，带着笑容来庆祝我爸出院。

我冷眼相待，反倒是我妈劝我不要闹得这么难看，女友肚子里四个来月的孩子可还怀着呢。

看着女友眼泪汪汪地挺着肚子，被扶着走到我面前，我也不禁心生恻隐。

当着无数宾客的面，我还是咬紧牙关，搂住了女友。

丈母娘和岳父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甚至直接和我父母聊起了下个月我们的婚礼应该如何大办，我恍惚都忘了之前两家闹到多么难看的地步……

我很想抗拒地说我不愿意成为这一家人的女婿，可是看着想抱孙子的爸妈，还是沉默了。

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但我错了，这只是一切的开始。

当时发现女友骗我，我至今耿耿于怀，却因为她怀着孩子，不敢言语刺激，只是暗暗提醒过她几句。

我知道，她可能因为彩礼给的不利索，心里有点小情绪，想在外面玩玩，但即将为人父母怎么也该改变一下了。

可谁曾想……

这天，我陪女友在外面做美容。

我的车因为小剐蹭，送去检查维修，手机没电的我想用女友手机打个车。

正在做脸的女友把手机给我，我打开打车软件，循着打车记录，突然，一股劲儿上来，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手，翻到了那天她半夜出门时的订单。

等我打开一看，顿时，一股冷水泼在了我的脑袋上。

那订单明明白白地告诉我，那个夜里，女友打车到达了订单的最后终点——纵情酒吧！

再联系上当初玲玲和女友的对话框，我就是心再大，也知道女友真的有问题！

我颤抖着手把女友手机放回去，假装无事，当天晚上就找了一家私人侦探所，让他们帮我查女友和刘明晨的事。

这家侦探所价格奇高，我咬咬牙给了。

钱高，效率也高，三天后，侦探所就来告诉我，事情查清楚了。

听完侦探所给出的调查结果，和那一叠的证据，我浑身颤抖地回到家，和爸妈和盘托出。

爸妈差点当场昏过去，我爸血气上涌，急忙让保姆喂过药，才稳定下来。

「罗文月啊罗文月，你们一家人好狠……天价彩礼要的我们差点家破人亡不说，原来早就和刘明晨搞在了一起，还怀上了他的孩子……」

我恨得咬牙切齿。

不错，罗文月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而是那位所谓的表哥——刘明晨的！

只是因为那「表哥」很有些钱，当时看着比我家强得多，遇到他之后女友就变了心，很快和他发生了关系，还怀了孩子。

可惜那刘明晨想要孩子却又不愿意接手罗文月这种家庭，一直拖着。

女友一家没办法，只得带着孩子伪造了怀孕日期，骗我说刘明晨是她表哥，借机把孩子甩给我，让我这个『一手备胎』喜当爹！

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天，门卫大爷用一口天津腔嘲讽罗家的样子。

人家当时就给我暗示了！

可是我蠢！根本没把握住，差点被害到家破人亡！

如果那时候我就用心去查，肯定早就识破了女友一家的奸计，我爸也不至于意外进医院伤了脑袋……

这一夜，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长久地沉默。

历数这段时间受的委屈，就连脾气温和的我妈都说不出一句『算了吧』。

我爸把我当成了依靠，问我怎么办。

吸了一口烟，我肃然道：「爸，咱们不能就此算了，一定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仔细筹划后，万事俱备，复仇开始！

投资暴富之梦

6.

这段时间，我带着女友出去旅游、顺便拍婚纱照。

窥探着她一边联系酒吧老板、一边勾着我的样子，我恶心地想吐。

我们在一起这几年，我对她好到了天上，从没想到女友竟然是这么贪婪的人。

在我们这个二线城市，我的条件虽然不能算是一等一，但是绝对是相亲场上抢疯了的级别，我捧着女友，她却弃我如草芥，这我是真真想不明白。

这天，女友回来告诉我，她弟弟罗文星也要结婚了。

「恭喜恭喜，」我好奇道：「你不是说过，文星他女友一直不同意吗？」

女友说道：「不是不同意，是嫌接触时间太短了，宁贞家里嫌文星没工作，现在文星找了个文职工作，也接触半年多了，是时候进一步了。」

宁贞就是罗文星的女友。

我哦了一声，「宁贞说结婚什么条件了吗？」

「没说，就说她和文星有感情，钱不重要。」女友说到这里，不是羞涩，是一种隐约的鄙夷。

她瞧不上不要彩礼的宁贞……

我心里冷笑，脸上却很惊讶，「啊？一毛不要？你弟走大运了。」

「是啊，她爸还是……」

话还没说完，女友及时闭嘴。

我突然说道：「对了文月，你知道吗？你家旁边那块区域这段马上要拆迁了。」

听我说这句话，女友一激动，差点把手机都扔了，「这事你从哪儿听说的？！」

女友早就知道他们家要拆迁，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哦，之前和我爸一起跟人吃饭，听一个拆迁办的工作人员说的，他说今年就要拆了，那里的人以后都是百万富翁了，有个想做钉子户的人家提出索赔一千多万，拆迁办内部还在商量这事呢。」

「一千多万？！」女友听呆了。

我笑道：「可不是么，可惜这拆迁区域不到你们家，离你家只差了个街拐角，要不以你们家院子那面积，也能要到千万级别的赔偿。」

女友听了我的话，已经开始坐立不安了，很快借故出去跟家里联系了。

我也没闲着，给一个好友发去消息，「老同学，多年不见，要不要聚一聚？」

7

第二天我一下班回到出租屋，女友就一脸兴奋地说道：「周勤，你知道我今天遇见谁了吗？！」

「谁啊？」

「张学强！」女友激动地说着，「他以前那么穷，大学都没上完就去打工，现在居然在地产公司当大老板了，开的都是宝马，还有秘书了，真是太出息了！」

我想了想，长长的哦了一声，「就是那个咱们班上了一年就退学的张学强啊。」

「早知道他现在这么有钱了，我……」女友碎碎念着，反应过来赶忙住嘴，见我没注意到，顿时松了一口气。

「你们在哪儿见到的？」我嘴角噙笑。

看着女友说不上话来的模样，转移了话题说道：「你们今天都聊什么了？」

女友忍不住笑起来，「聊了聊近况，他跟我说拆迁房就是他们公司建的，内部消息，我们附近真是要开始拆迁了，一人能分可多钱了。」

我嘴角一翘，「我不早就说过了吗？怎么，你还不信我啊？」

有了我们俩这双重话术，女友是彻底相信附近马上就要拆迁了。

张学强就是我昨天聚一聚的老同学。

他当初上学的时候是我宿舍的舍友，还追过女友，那时候女友嫌他穷，没答应，后来女友和我在一起之后，张学强也退学

了。

女友自信满满，还以为是因为她没同意和他在一起，张学强才退学的。

其实我知道，张学强是因为家里人出事了，没法继续念书。当时我跟老爸一说，老爸立刻借了一笔钱给他，让他家里人保住一命。所以，我家也算张学强的救命恩人，张学强自然也不在意我和罗文月在一起的事了。

他听我说只是去酒吧蹲守女友说几句话，这么点小事而已，立刻拍着胸脯答应下来。

女友只以为张学强追过她，我们会心有隔阂，绝不可能有联系，却没想到男人之间的友情比她想的简单多了。

「不过文月，你这么高兴干嘛，再拆迁也是人家的钱啊，你们那边又不动。」

我特意说了这么一句，然后离开。

让女友自己觉得不对味去吧！

第一步行动，目前为止很顺利。

8.

女友一家咬饵的时候，我也没忘记那个叫刘明晨的狗东西。

他明知道罗文月有男友，还和罗文月乱搞怀上孩子，甚至还要栽赃到我头上，跑不了他的！

刘明晨这人，我早就找人查清楚了，就是个扯虎皮拉大旗的，对外装作酒吧老板，实际上这酒吧是他和一群人合伙搞的，他那点股份在这酒吧也就排老五，装老板只能勉强骗骗罗文月这样的傻子。

我花了点钱，找到了一批小混混，让他们挨个去纵情酒吧找刘明晨捣乱要保护费，一天去三趟，烦不死他。

夜渐深。

我坐在驾驶座上抽着烟，看见纵情酒吧的客人们扫兴地走出来。

小混混们趾高气昂地离开，而刘明晨则是等人都走光了才站在路上，愤愤地跺着脚。

弹落烟灰。

烟雾渺渺里，我心情甚好。

一连四五天，纵情酒吧的生意都在被小混混捣乱，刘明晨试过报警，可小混混这种人实在太多了，这批进去蹲两天，我就花钱捞出来，再来一次，如此循环。

很快，还没花多少钱就把刘明晨搞崩溃了。

酒吧暂停营业，没有其他工作的刘明晨马上没有了收入，也开始又和罗文月腻味起来。

我让张学强去酒吧说拆迁的事，也是因为刘明晨能在酒吧获取到这讯息，当然，就算他这次没获取，我也有的是渠道让他获取这讯息。

女友和刘明晨果真是情投意合的狗男女，怀着孕还搞着，收到侦探所发来的照片等证据，我面无表情。

他们在我眼里，现在早就不是人了。

不配我有任何情绪波动，不配。

这一晚，我随意窥探了女友的手机。

趁她睡得正熟，我看到她和玲玲的聊天。

简单翻了翻，我就翻到了不少劲爆的东西。

女友现在身孕五个来月，体形丰腴，她和刘明晨居然还不安分，两人到处寻刺激。

在玲玲和女友的对话里，我大概明白了女友为什么非要选择刘明晨了。

这小子很会玩，在怀孕之前就带着女友去寻求各种刺激，什么空中跳伞、山峰攀岩、百米蹦极……

越刺激的玩得越高兴，女友正是被他这种大胆浪漫的动作吸引，一去不回……

刺激，果然是吸引女人的不二利器。

可怜我不抽烟不喝酒不会玩不浪漫，成了刘明晨的手下败将。

第二天，女友媚眼如丝，说今天他们一家人要请我家吃饭。

我很诧异，女友只说是两家要请大家聚聚，大家见个面熟悉一下，反正很快就是一家人了。

我当然没有拒绝，只是说我父亲身体还没康复，不方便外出，只能我一个人准时赴约。

让我意外的是，以往十分抠门的罗家这次居然下了不小的本，在本地算是排的上号的大酒楼聚会。

房间里满满坐了一桌子人，我的岳父岳母、女友、女友弟弟罗文星，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优雅漂亮的女人，她打扮得很有品位，完全把女友比了下去。

一向嫉妒心重的女友却对她笑吟吟，跟我介绍道：「这是我弟的女朋友，宁贞。」

我和她简单地聊了几句，发现宁贞这人气度风华，不像是小门小户生的，忍不住打听她的身份。

宁贞笑着敷衍了过去。

这次饭局，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后半截，我的岳父岳母终于开口了。

「周勤，今天聚会，一是想让你见见宁贞，咱们自家人亲近点，还有就是……」岳父斟酌了一下，「想跟你们家借点钱，不知道方不方便？」

岳父当初霸道要彩礼的画面赫然在目，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装出不好意思的。

我果断道：「叔叔，咱们都是一家人，您有什么话直说，要几万，您说。」

几万？

女友露出了着急的表情，拽了拽罗文星的袖子，我假装没看到。

罗文星咬牙站了起来，举着一杯酒，「姐夫，我们想借一百万。」

一百万？！

我皱紧了眉头，看着宁贞探过来的目光，委婉道：「叔叔阿姨，一百万，这对我家也不是一个随随便便拿出来的小数目，我和爸妈还得商量一下。」

女友有点不满，偷偷瞪我，我继续假装没看到。

「应该的，应该的。」

岳母有点不满，还是顺着我的话接了下去。

这次吃饭，前期宾客尽欢，自从说出这一百万巨款后，气氛就变得很僵硬。

等散了局之后，女友借故留在家里，我独自开车回家。

第二天，我做局请了他们一家人，宁贞也来了。

这次，我松了口，表示可以借他们家钱，但是想问清楚，他们要这钱干什么。

女友一家犹豫了好一会，女友才说出来。

原来是宁贞那边找到了一个短期很赚钱的项目，有点涉及法律，但一周就能拿到百分之二十的毛利，一个月就能翻倍，非常吸引人！

女友一家得知之后很想试试，但是他们家前期没有钱投。

我没问我给的彩礼钱去哪儿了。

装作十分感兴趣的模样，问道：「叔叔阿姨，能带我投一下吗？我爸妈那边项目又启动了，现在资金紧，我想投一点试试能赚钱么，要不我家也很难拿那么多钱给你们啊。」

罗文星眼球一转，说道：「当然可以，姐夫，现在谁先进谁赚钱，你先进去多赚点，我们跟着你发财。」

「好好好，一起发财！」我笑得灿烂，将冷笑藏在了酒杯后。

我将存了五十万元的银行卡递给宁贞。

宁贞含蓄一笑，拿走了那张卡。

我和宁贞碰了一杯。

「宁贞小姐，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周勤先生。」

七个月与四百万

9

女友这一周等得十分焦急。

第七天一大早，就兴奋地让我赶紧去查查赚了多少。

我顺水推舟，发现我的账户上赫然有一笔十万元的转账，转账人正是宁贞。

女友看到那十万块钱，一下就蹦了起来。

「周勤你看到没！五十万投进去才一周，就多了十万块钱啊！」

我也很惊讶，激动道：「咱们再找宁贞多投点，一百万一周就变成一百二十万。」

女友贪婪地盯着我给宁贞打电话，「宁贞小姐，我们想再追投一些钱。」

我又给宁贞投了五十万。

一周之后，我的账户上多了二十万。

女友再也坐不住了，拉着全家人来跟我要钱，说也要入伙。

我装作为难，罗家一家人各种方法来威胁我求我要钱，显然已经急迫极了，再也忍受不了只能看着我赚钱的感觉了。

最后丈母娘急了，说实在不行给我打个借条吧。

合着之前根本没想写借条，就想让我家做冤大头出这一大笔？

拿了借条，我这才勉强松口，愿意吃点亏，自己不投，而是借他们这二百万。

是的，二百万。

不再是半个月前的一百万了。

罗家人拿着四百万，兴高采烈地去找宁贞。

什么，你问我为什么借了二百万，却投了四百万？

因为女友一家为了多投一点，把她家里的存款，加上把自己家的大院房子抵押了五十万，连带着刘明晨抵押股份车子之后的全部身家一百万一起投了进去呢。

我亲爱的女友，赚钱的机会没有忘记自己的真爱刘明晨，带着他一起加入了投资局。

10.

女友期盼着这四百万的毛利八十万，这几天她过得十分愉悦。

我带着她去做了孕检，七个月的孩子长得很快很好，已经成形了，我盯着那一团蜷缩在一起的黑影，心里有点酸涩。

什么都很好，只是孩子不是我的。

这天，我和罗文月、罗文星和宁贞一起聚在一起吃饭。

这些日子，我们几个的关系变得很「不错」，经常出来一起吃吃喝喝。

宁贞摸着罗文月的肚子，笑着说道：「嫂子这肚子越发大了，现在都六个来月了吧？」

罗文月伪造的记录上，孩子实际已经七月大了，嘴上却说道：「是啊，马上六个月了。」

喝了点酒的罗文星一把勾住宁贞的脖子，在她耳边吐气。

「贞、贞贞啊，你什么时候给我碰啊，我也想你给我生个孩子，我也想要、要老婆孩子热炕头。」

宁贞脸红着推开他，啐道：「等结婚了再说！」

我和罗文月哄然大笑。

罗文星嘟囔道：「老古董一样保守……」

一切和乐融融里，我突然提议道：「我和文月月月底不就要结婚了么，不如宁贞文星，你们也准备一下，咱们两对同一天结婚怎么样？」

罗文星有点犹豫，但是宁贞眼前一亮，「好呀，以后咱们还能一起庆祝结婚纪念日呢。」

女友本来以为得几个月之后才能把宁贞娶进门，还怕多生枝节，现在一听这话，立刻拍板替罗文星说道：「好！走，咱们今天下午就去酒店把一切都定下来！」

我们一行人吃过饭，一起去将结婚用的定了个七七八八。

随后到了商场，女友和宁贞双眼放光，仗着马上就能拿到投资回款了，大肆购物，还定下了数个昂贵的包包预定。

口红、护肤品化妆品等等更是一打一打的买。

我微笑着给二人都付了账。

很快，我们就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走出了商场。

我算了算流水，感慨着女人的钱好赚的同时，将刚刚预定的东西全部退了。

女友笑得十分愉悦，随后和罗文星一起接到了一个电话。

「哎呦喂！文月文星，你们快回来啊，我和你爸过不下去了，他这个杀千刀的在外面养起了小三哟！我不活了！」

车里那么小的空间，对话我们听得一清二楚。

我和宁贞作为还未成为这家一份子的局外人，有点尴尬地对视一眼。

罗文月和罗文星听到这个电话都呆了，马上驱车，赶往他们老家。

11.

等赶到他们村门口的时候，我们都傻眼了。

十里八街那些看热闹的村民直接把这里围得人山人海，车都开不进去。

无奈，我们下车走进村子，挤了进去。

「哎呦喂——这日子没法过了——」

「你们评评理啊，他这么大年纪还去泡女人啊……」

「几十万全给小三花了，小三现在跑路了，钱全没了，哎呦！我怎么嫁给这种杀千刀的王八蛋了啊！」

.....

人群中央，我那丈母娘大声地哭喊着，旁边岳父坐在石凳上，抽着烟，气得不说话。

我和宁贞没好意思凑太近，罗文月和罗文星赶紧凑过去问是怎么回事。

我们听着周围人的八卦，倒也拼凑出了完整的信息。

原来，罗家手里还攥着我家给的那彩礼钱，一大半投了进去（对，就是女友嘴里所谓的存款），还留了三十万打算用来应急，顺便在院子里多盖了一座楼用来拆迁要价。

没想到罗父飘飘然之下，在外面找了洗脚城的女人，还豪气的为爱一掷千金，除了盖楼花的钱，剩下救急的三十多万，全砸在了那个女人身上。

罗家现在口袋空空，一毛钱都没有了。

这时不知道谁报的警，几个警察赶了过来，问清这是怎么回事之后，也颇为无语。

他们只说这是罗父自己赠予的财产，而且小三已经跑路了，无法追责就离开了。

这下丈母娘更崩溃了。

罗文月和罗文星还很淡定，因为他们想着投资马上就能获得回报挽回损失，还在安慰丈母娘。

好一会，丈母娘才稍微稳定下来。

我和宁贞一起过去安慰了两句，就先离开了。

人家的家事，与我们何干？

12.

这天是盈利要获得回报的日子。

我和女友睡得正安稳，宁贞一个电话惊醒了我们，「不好了，姐夫姐姐，出事了！」

和女友赶到警局时，宁贞和罗文星已经在里了。

宁贞哭得稀里哗啦，趴在罗文星肩头抽泣。

宁贞投了一百万，我投了一百万，罗家加起来投了四百万，这就是六百万的骗局，算是大案子了。

我们一起走出警局，女友差点身体一软栽到地上。

我架住她安慰道：「没事的，警察不是说了吗？会帮我们追回钱的，只要等几个月就好。」

虽然我这么说着，但是实际上这几年全国多了去了这种诈骗团伙了，比我们投入多的人比比皆是，找回钱来的却寥寥无几，至今还在追查。

「呜呜呜……我怎么跟家里交代啊！」

罗文月嚎啕大哭，罗文星也是脸色苍白，难看极了。

毕竟，罗家把所有钱都压上了，还抵押了房子、还有刘明晨投的……

而且我手里，还有罗家借了我们两百万的借条。

罗家这次，真是血本无归了。

「文月，还有我呢，等我们结了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即使有我的安慰，罗文月还是哭得进了医院。

医生告诉我，虽然是七个多月的孩子已经稳定成形了，但也是需要好好照顾的，孕妇不能情绪过大，以免影响孩子。

罗文星脸色一紧。

我装作没听到七个多月这几个字，温柔地握住罗文月的手，柔声道：「文月，你有什么想吃的，我去给你买。」

这段期间，我听到刘明晨给她打电话，问她投资回报去哪儿了，结果罗文月连电话都不敢接。

她现在迫不及待地想等到月底，与我结婚，绑紧我这个冤大头。

很快，我和罗文月定下来的结婚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而赌上全部身家却一无所得的刘明晨，这天找来了，就在我们狭小的出租屋里。

听着屋里罗文月和刘明晨对话，我站在家门口，抽了根烟。

「明晨，你赶紧走啊，周勤要回来了！」

「你他妈的先把我那一百万拿出来，还有答应我的利息，要不老子就把一切都告诉周勤那个绿毛龟！」

「我不是说了吗？那个投资没问题，只是暂时换成了长线，要过段才能拿钱，你还不信我吗？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对不对，明晨？你可是我孩子的爸呀。」

.....

很快，软糯春风后，声音渐小，罗文月成功把刘明晨糊弄过去，推了出来，结果他们迎面对上了抽烟的我。

我们三个，终于面对面的对视。

经历了半年来的忍耐与筹划，我以为我正面见到刘明晨会非常愤怒、非常仇恨。

但是我没有，我只是笑着说：「表哥来了？怎么要走，不再进屋坐坐？」

刘明晨和罗文月的态度很僵硬。

那刘明晨更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一把推开我，大步走了出去。

我装作无辜，「表哥怎么了？好像很生气的样子。」

罗文月也随便糊弄了我两句，擦了擦头上的汗。

我扶着她进屋，笑容温柔，「文月，你肚子大了，不要随便走动，否则惊吓到孩子怎么办呢？」

七个月了，孩子已经成型了，迈出去的脚步走不回的路。

现在医院可不允许你打掉了哦。

我们筹备着婚礼，我和罗文月一起去看了酒店场地，在城南最大最豪气的酒店办，我跟酒店和婚礼跟拍等等人员都进行了沟通，罗文月就负责坐在一旁老实地看着。

一切都在稳步推进，罗家一家显然也已经知道了投资出事的事，只能寄希望于我和罗文月快些结婚，成了一家人，欠我的欠条自然可以找理由一笔勾销。

罗文月看着我把婚礼请柬一张张的送出去，神色越发安定。

终于，到了婚礼的前一天。

与君奉陪

13.

罗家已经调整好了自己，把女儿接了回去，按流程，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该去接亲。

当夜，我家亲戚全部收到消息，知道了第二日我结婚要换酒店的消息。

我只请了三两好友当伴郎，其中就包括张文强。

而新娘那边，也一切筹备齐全。

明日大早车队与我一起去接她。

正当我要睡下的时候，丈母娘打来了电话。

「周勤，我女儿怀着你的孩子上吐下泻，你多少也得给点补偿吧？！我看上一辆宝马，也不贵，就五十来万，你把钱给我打过来，要不然明天这婚就先别结了！」

满屋子伴郎听着电话里丈母娘猖狂的话，都无语凝噎。

张文强更是夸张地叫了一声，「乖乖，当初亏了我没跟罗文月在一起，要不这不是得被吃干抹净啊？婚礼前一夜还敢伸手要那么多，这是看在你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予以威胁啊！」

我整理着第二天要穿得西服，笑容渐深，「贪婪是没有止境的。」

天刚蒙蒙亮。

我租下了整个城内最昂贵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去接我的新娘。

全城都知道，我结婚了，甚至还有本地的媒体跟着我采访。

顺利地接上了新娘之后，我们朝着城北，本地最奢华的五星酒店去了。

听罗文星那边的人传来消息，他们接新娘的车队也出发了。

其实也不用说，因为我已经看到了迎面开来的接亲车队，罗文星正坐在最前方的车里，一身西装，意气风发，还把车窗摇下来跟我打招呼。

我笑着示意，说自己先走一步。

我的车队到了酒店，两家宾客已经全部入座，一片温馨和气。

仪式很快开始，和谐推进着，我和美丽的新娘一起走到台上，笑着亲吻，宾客祝福我们会白头偕老，双方父母都流下了感动美满的泪水。

完成仪式之后，宴席开始，我和新娘暂退，一起坐在休息室看着手机上传来城南酒店的监控。

我的手机已经被打爆了，一大早，丈母娘一家至少给我打了上百个电话，可是根本联系不上我这边的人。

是的，我没有去接罗文月。

罗文星更是接亲落空了。

因为此时，宁贞正穿着婚纱，明眸皓齿，笑吟吟地靠在我肩上。

监控里，罗家请来的宾客们全都站在酒店门口面面相觑，酒店大门紧闭，显然未曾开业，门口更没有我们的婚纱照和庆祝装饰。

光秃秃的酒店门前，几十人聚在一起，而这时，丈母娘和罗文月没有办法，只能自己打车过来。

见到眼前景象，腹大难行的罗文月也傻眼了。

另一边，没有接到新娘的罗文星还以为新娘已经被前面的婚车接走了，带着车队怒气冲冲地赶到酒店。

这时，刘明晨气势汹汹地突然出现，上去就抽了罗文月和丈母娘一巴掌，喊着要他们还钱，还把罗文月的孩子是自己的事给捅出来了。

一时亲戚们哗然一片。

现场更因为刘明晨的激动，罗家人和刘明晨都打了起来，罗文月在一旁差点昏过去。

等他们打完冷静下来，才又开始给我打来电话。

「喂？」

我笑咪咪地接了丈母娘的电话。

「小周，你去哪儿了？！都这个点了，怎么还没来接文月也没来酒店？我们全都在门口等你呢！」丈母娘咬牙切齿的声音越发响亮了，「还有，酒店怎么门都没开，这是怎么回事？」

「接文月？」

我快意地笑出来，「我为什么要接罗文月去结婚？她肚子里的孩子又不是我的。」

丈母娘颤声道：「你……你都知道了？！」

「不光知道了，刘明晨也是我找过去的，」我松了松领带，「怎么样？我帮你们把孩子的爸、婚礼的新郎都喊过去了，我做得不错吧？」

对面一片死寂，很快传来罗文月和罗文星的尖叫和咒骂。

「这一切，都、都是你——」

「是不是还很好奇宁贞去哪儿了？」打断了丈母娘的话，我把电话递给宁贞，她声音甜美地喊着：「阿姨，今天是我 and 周勤结婚的日子，你们怎么没来呀？」

「文星、文星，你怎么了，没事吧？！」

电话对面一片杂音，我和宁贞看到手机监控里，罗文星已经栽倒在地。

「杀千刀的，杀千刀的周勤，你……」丈母娘已经语无伦次了。

罗文月夺过电话，惨叫道：「周勤，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们？！」

「可不光是这样，欠我的二百万记得还，逾期我会告上法庭的。」正准备挂掉电话，我突然想到什么似的，「哦哦哦对

了！你们家的老宅子已经抵押给我了，如果还不上这二百五十万的钱，请你们即刻搬出去，限期……今晚哦。」

「你！你！这都是你……」

房子没了，儿媳没了，未来的接盘侠也没有了。

电话对面的罗家人，已经没有能站着听完我的话的了。

挂掉电话前，我笑道：「祝你们——也祝我，新婚快乐。」

监控里，他们个个气得嘴歪眼斜地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看得人十分快意。

等监控里出现我找来的要债团队时，罗家人全傻眼了，宾客们纷纷后退几步。

刘明晨马上往罗文月身上丢出一小叠钱，大喊道：「打胎钱我给了，这些债和我无关啊，他们家还欠我一百万呢，你们找他们就行了！」

丈母娘哆哆嗦嗦地指着他，「你……你你你……不行！这一百万就当给你给我女儿的彩礼了！我们没跟你要更多就算不错了，你还有脸要债？！」

「放你妈的狗屁——」

双方再次对骂着厮打起来。

要债团队强行分开他们，脸色冷酷：「罗家二百万的欠条、抵押的房款，还有那个叫刘明晨的，你的抵押的车和股份，全都到期了，赶紧还钱！要是今天不把欠的钱拿出来，你们这些人，就等着一起下地狱吧！」

全场死寂。

刘明晨拔腿就想跑被追了回来，一顿毒打。

那罗家人干脆两眼一闭，全都装昏了过去！

.....

城北。

我和宁贞一起举杯相撞，笑着道：「合作愉快！」

【番外】

知道真相那天，我收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等我赶到对方说的美术馆时，她已经在对面等我了。

她伸出手，自我介绍：「你好，我是宁贞，罗文星的女朋友。」

.....

「周勤，你放心吧，我和罗家不是一伙的，反而我打算加入你的队伍。」

.....

「为什么帮你？不不不，我只是帮我自己。」

.....

「罗家人看上了我爸抬手就能划分拆迁区域的能力，想通过下药让我给罗文星生孩子，从此成为他们家的垫脚石和工具，帮他们一步登天。」

.....

「那时我也发现了你被他们用彩礼为难，所以通过一些关系，拿到了你的账户，给你转了五十万。」

.....

「不用谢，帮我报复他们就够了。」

.....

「现在我已经有了点小计划了，但是没你参与，我什么都做不到。」

.....

「周勤，钱拿回来你就甘心了？」

.....

「那不如……玩个大的？」

.....

我看着身旁盛装打扮，清美无比的宁贞，越发觉得我们俩合拍之极。

我不好意思地问道：「宁贞，这场游戏，咱们还要不要继续玩下去？」

宁贞眼眉含笑。

「与君，奉陪。」

（完）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